

一片空白

YIPIAN KONGBAI

孙喜平 著

∞ 可怜天下父母心遮掩的空白
∞ 华夏民族生生不息遗留的空白

廣東省出版集團
花城出版社

一片空白

YIPIAN KONGBAI

孙喜平 著

廣東省出版集團
花城出版社
中國·廣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片空白

孙喜平著.

—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7. 7

ISBN 978-7-5360-5060-0

I. 一... II. 孙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85980 号

策 划: 温文认

责任编辑: 张 瑛 林 菁

技术编辑: 易 平

封面设计: 杨亚丽

版式设计: 分金炉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广州市官侨彩印有限公司

(广州市番禺区石楼)

开 本 889 × 1230 毫米 32 开

印 张 11.875 1 插页

字 数 310,000 字

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5,000 册

定 价 23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819

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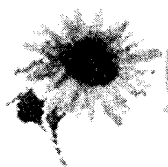


央视的几套人马差点没把萧亚东折腾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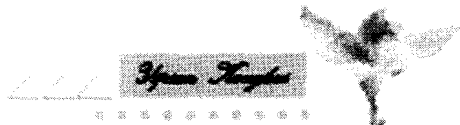
好在说法栏目的编导宋金小姐，北京大学的法学硕士，年轻漂亮又有大牌记者特有的气质和风度，激动不已地当众拥抱了他一下，尽管不痛不痒也没有多大的实质意义，但毕竟有所回报，萧亚东这心里才或多或少平衡了些。其实，他在乎的并不是国家电视台的名气和宋金的美貌，不惑之年，还有什么看不透的？央视的层次高，平日又只能在电视里见到那些靓得惊心动魄的主持编导什么的，面对面时，感觉还是像隔着电视屏幕，漂亮的小脸儿晃来晃去，给人的感觉总是有距离。所以呀，当时也就是脸火辣辣的，丝毫没有别的感受。所谓的有所回报，不过是宋金的北京大学法学硕士的头衔，冥冥中，让他想起自己的宝贝女儿璐璐，觉得离自己魂牵梦绕的北京大学近了许多。

要说，周鲲鹏特大贩毒案是有新闻价值的。堂堂闻名全国的缉毒英模，又是缉毒大队长，缉毒十年，大半的时间是卧底，抓获毒贩无数，有人要出一百万元买他的人头，家中曾被毒贩炸过，但后来竟然多次动用警车武装贩毒数千克，反差之大，够震的，用新闻界的行话，就是此案应属宣传法制的稀有资源。既是资源，肯定是好东西。可资源怎么分配，就有学问了，要不，报纸电台上也不会天天喊什么要优化资源配置。萧亚东差点被央视的几套人马折腾死，就是因为周鲲鹏这个资源。

本来，这次宣判他是很轻松的。庭已开过，什么调查质证辩论的，都已经结束了，定罪量刑审委会的决定和他这个审判长的意见完全一致，他无非是在程序上宣读一下判决罢了。始料不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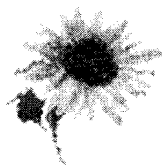


的是，央视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得到了信息，一套的今日说法要来，新闻频道的面对面要来，二套的经济半小时要来，讲述栏目也要来。他们的院长在北京通县的国家法官学院学习，于是，在预备会上，主持工作的王副院长笑咪咪地说：“……将来露脸的是你这个审判长，央视的影响多大呀，一不小心，一夜之间，可能还会成为名人呐！权力和义务相结合，到时候他们的采访活动就归你这个审判长全权安排。”萧亚东一听，头当时就大了。央视的记者编导个个都是大仙儿，能磨动山捅破天，敢得罪一个就让你吃不完兜着走。人们都说法院是“大盖帽，两头翘，吃了原告吃被告”、“上管天，下管地，中间管空气。”可法院常说的则是，“防火防盗，防电视记者和大报小报。”从电视上可以看得出，央视的栏目和编导间竞争激烈，为了一个好节目，玩命的都有，他们在电话中又都强调了要在第一时间单独采访，那么，第一时间又只有一个名额，谁在前谁在后？更要命的是，听公安局的伙计说，家丑不可外扬，他们的上级已经明确要求，不准任何部门配合任何媒体的采访工作，说白了，就是宣判后，必须按时将周鲲鹏交回看守所，所有的采访时间都要在有限的时间完成，这、这叫我一个小小的审判长怎么排序？“怎么排？该怎么排就怎么排。一个拥有生杀大权的堂堂刑事审判庭庭长，这件小事还能摆不平！”萧亚东近乎嘟囔说道：“这、这要说都是宣传处的活儿……”王副院长接着说道：“咱们不是还没有成立宣传处吗！”此时，王副院长尽管还是笑咪咪的，但萧亚东能从 he 脸上读出来，他也没有什么高招，也只能说不讲理的话。都是周鲲鹏惹的祸！萧亚东突然冒出个念头，宣判的时候，在宣布判处死刑后，故意停顿的时间长点，然后再说缓期两年执行，吓唬吓唬……想到这儿，他自己都觉得好笑，人家周鲲鹏又惹谁了？这时，王副院长立即宣布：“好了，萧庭长一笑，我就知道已经对采访的事儿胸有成竹。不过切记，宁可累掉两斤肉，也不能让央视的同志皱眉头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配合采访工作不能有任何闪失。散会。”



当官真好！

第二天刚上班，今日说法的宋金、讲述的老刘、摄像阿平就赶到了。尽管刚下火车不久，宋金的脸上依然显得热情洋溢，比屏幕上亲切多了。萧亚东当即认定，她的公关能力决不在她的编导水平之下。果不其然，寒暄刚过，宋金已和他亲切得像老朋友了：“亚东庭长，我们知道我们台其他的几套节目也要来，但在宣判后的第一采访时间你一定要给我们。不瞒你说，这时候被告人的精神最好，思维最清晰，情感最真实，表达的欲望也最强烈，是采访的最佳时间。本来，还想让最高法院的有关领导通过高院给咱们院打个招呼，可一想，今日说法不就是法院的节目吗？再说，来的几个栏目中，咱们这个节目的收视率最高，和法制建设贴得最紧，据了解，最高法院的几位领导每期必看……”萧亚东知道宋金的台词和潜台词还有不少，就借她的话题说道：“我们赵院长也是每天在午餐后必看。”宋金含蓄地笑了，萧亚东紧接着说道：“只要央视的焦点访谈栏目不来，宣判后的第一采访时间可以给你。”“真的！”宋金以令人吃惊的反应速度立刻上前紧紧握住他的手说道：“亚东庭长，太感谢了！”宋金的小手细腻而柔软，感觉像自己老婆舒琳身上穿的能够温暖全世界的羊绒衫。萧亚东也许是觉得这样的一闪念有点对不起自己的老婆，就忙把手抽回说道：“先别谢，对不起，我可是有条件的。”宋金说道：“只要让我们第一个采访，什么条件都好说！”萧亚东说道：“不好意思。实在没有办法。条件就两条，一是咱们今日说法和讲述栏目不是同属社会部吗，又是一个摄像，能不能同时采访？”宋金稍沉思了一下，看了看老刘，见对方点了头，才说道：“这个问题不大，我们也体谅你们的难处。”“好，谢谢了！”萧亚东接着说道：“第二嘛，就是你们的采访时间不能超过四十分钟。”宋金马上显得很吃惊地说道：“这、这恐怕有点勉为其难了！你想想，我们今日说法的领导已经把周鲲鹏列为重点节目，要做上下集，就要播三十分钟，而讲述是四十多分钟的时间，这……”萧亚东反问道：“你认为你们



至少需要多长的时间，别带水分？”宋金秀眉微皱很认真地考虑了一下回答：“至少至少需要六十分钟。”他心里一下就有数了：“看得出来，宋小姐和刘老师你们都是干事业讲诚信的，那么我就给你们提条建议也算是补偿吧！开庭宣判前我们要从看守所把周鲲鹏和其他的同案被告人押过来，车程约十八分钟，你们能不能在车上采访，画面好看也显得真实可信，行不行？”宋金立刻点头说道：“可以。不过……”萧亚东笑了：“放心放心，不是还差一点时间吗，这样，把周鲲鹏押到后，肯定要稍稍准备一下，我想办法再给你们留五分钟的采访时间，但是，只有五分钟，时间一到，我就宣布开庭，怎么样？”“太棒了！亚东大哥，真是男子汉！”宋金几乎是跳过来握住了他的手：“不过，我们节目的主持人撒贝宁可是没来，要是经济半小时的王小丫和面对面的王志老师来了，你不会因为他们的名气太大而……”这一次，萧亚东感觉宋金的小手不仅仅细腻柔软，也有筋有骨，一个男子汉的手几乎要被其钳制。他心虚地作挠头状抽出手说道：“各位领导，各位领导，我刚才所说的只是一审判决，算不算数，要等我们领导的二审判决，二审终审后才生效嘛！”宋金噗地笑了：“看把你吓的！放心吧，小丫和王老师他们是很有大家风范的，绝对不会为难你，央视有竞争，但毕竟是一家人。只不过凡事有个先来后到吧？”萧亚东想刚才的举止也可能是有点小家子气了，为了掩饰，就稍夸张地拍了拍宋金不知隔了多少层衣服的玉肩说：“你不已经夸我是个男子汉吗！其实，我好歹还是个法官，一般情况下，说过的话是要算数的，不然的话，我也过不了你这一关，英雄难过美人关嘛，哈哈……”“啪”地一下，宋金温柔的小手也明显夸张地拍在了萧亚东的肩上：“对，这才是哥们儿！”

临出门，老刘以玩笑的口吻悄声说：“萧庭长，祖国大地，大江南北，还没有我们宋金小姐摆不平的，势如破竹，所向披靡！”在光彩照人的美人面前偶有失态属男人通病，犹如肾虚，当属正常，可面对同性，萧亚东的语言思维相当清晰敏捷：“刘老师，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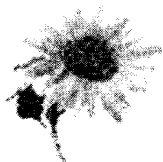


真是有福气，背靠大树好乘凉，同为大老爷们儿，令人羡慕啊！”老刘显然听出了说自己吃软饭的弦外之音，用一个手指头指了指萧亚东，豁达地笑了笑。

把宋金和老刘他们送出门，萧亚东亦开心地笑了。既让对方满意，又完全按既定方针办，就想，尽管昨天晚上宿没睡，也值了。

时间不长，二套经济半小时的人马就到了。好家伙，一个编导，居然带了三个摄像师。编导海华是个相当标致的小伙子，踌躇满志，满脸精明，只是稍有点矜持。问到采访顺序，萧亚东谈了把今日说法排在第一位的理由，一是和法院工作结合得紧密，上级领导打了招呼，二是打招呼最早又第一个到，先来后到嘛，三是他们答应将采访时间严格控制在一个小时之内，并尽可能提前。为了给自己留点余地，萧亚东故意把宋金的 40 分钟说成了 60 分钟。海华对此没有异议。可一谈到要把他们排在面对面栏目王老师的后面，他当即就表示了异议：“咱们法院不会是按名气排序吧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现在就可以打电话叫我们栏目的主持人王小丫来！”萧亚东忙解释道：“我们不唯名气但又不得不考虑名气，这无论对谁对什么单位都是个没有办法的问题，这毕竟不是排队买东西和打官司，人人平等。再说，我们将要求他们最多不能超过一百二十分钟，对咱们经济半小时的补偿是，不限时间，直到你们自己说 OK 为止，怎么样？”海华稍思考了一下说：“就这样吧，我们也知道你们法院有压力。对了，面对面那里也不要刻意为了我们而把他们的时间压得太紧张，我能体谅到他们，不然，对谁都不好。”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竟有如此肚量，萧亚东不由得连声说：“谢谢、谢谢！”

晚上，萧亚东和王副院长到机场迎接王志。时间不长，王老师亲率的面对面的大帮人马到了，编导加摄像师和录音师，他们来了一大帮，大包小包的，几乎把接他们的“依维柯”警车塞满了。王志老师丝毫没有有什么名人的架子，和王副院长及萧亚东谈得也



颇为投机，一路上，大家有说有笑。然而，到了下榻的宾馆，一谈到他们的采访排在了今日说法的后面，他就马上像做新闻调查节目那样，两眼紧盯着萧亚东问了好一会儿。随后，王副院长也瞅空把萧亚东叫到一旁说道：“能不能再调整一下，面对面调到前面？王老师主持的节目可是影响很大。”萧亚东直言不讳地说道：“院长，你要是定，我绝对服从，但要征求我的意见，恐怕不合适。从面对面栏目的性质看，他们的采访主要是周鲲鹏，面对面嘛，就是要深入彻底的谈，时间也至少需要两个小时，这样的话，我们岂不是把今日说法和经济半小时都晾在那里，都得罪了？再说，将来我们肯定要和今日说法打交道，万一有个什么需要通融的事情……不瞒你说，我怕留下后遗症啊！”王副院长沉思了一下，觉得有道理，就冲萧亚东点了点头。

次日的宣判相当顺利。宋金和老刘他们如愿以偿地得到了第一个采访权，并非常守信地只用了四十分钟。采访结束，宋金的小脸儿激动得红扑扑的，冷不丁地竟扑上，来了个热烈拥抱，猝不及防的萧亚东瞬时感到脸上像失了火。萧亚东当然看不到自己的窘态，就见宋金像个孩子似地笑得前仰后合：“好玩好玩，大伙儿看亚东庭长像不像正在度蜜月！”旁人自然是哄堂大笑。过了一会儿，趁着没人，宋金一本正经地说道：“亚东老师，不畏名不畏上，如今像你这样的男人已经属稀有濒危动物了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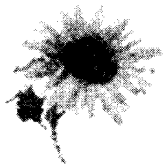
面对面的王志老师本来做好了一个小时后采访的准备，见今日说法四十分钟就完事儿了，喜形于色，但他们接下来的采访却足足用了三个多小时，搞得萧亚东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，一遍又一遍地向海华赔不是。尽管急得团团转，可海华还是面带笑容地说“没关系、没关系”，后来，萧亚东才悟彻，原来是话里有话，因为接下来经济半小时的采访也足足用了三个小时。这时，萧亚东又获悉，宋金和老刘他们马不停蹄，已经把其他几个被告人以及他们亲属和律师都采访完了，不由得暗叹：央视就是央视！

周鲲鹏特大贩毒案的宣判和采访终于圆满结束了，皆大欢喜。



在将近一天的轮番轰炸般的面对面的采访中，周鲲鹏不愧是曾无数次面对话筒和镜头的多年的先进，坐在大牌儿主持人的面前，他毫不怯场，敞开谈了自己从一个缉毒大队长演变为毒贩的思想轨迹。他说，毒贩掏一百万买我的人头我没有害怕过；毒贩把我的家炸了，我没有胆怯过；在近十年的卧底缉毒中，尽管我上有老下有小的，很少过正常人的日子，我没有后悔过。但我为什么要贩毒呢？一是我竞争公安局副局长未能如愿；二是长年无怨无悔地代我照顾老人抚养孩子的妻子下岗后，我曾向组织提出帮助解决一下，杳无音信；三是长期的卧底，已使我的精神处于恍惚、紧张之中，甚至于临界分裂，我提出调整一下自己的工作，哪怕是暂时的，但领导说好的几个地方，都先后被其他有门路的人顶了；四是，也是最重要的决定性的一次，就是去年的“五一”我被评为全国劳模，在北京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。回到家后，发现父母住的房子煤气太浓，就准备修一修炉灶和烟囱。正在这时，发现有毒贩在长途汽车站搞交易，队里来了电话后，我二话没说，就赶到了现场，直到晚上十点多才干完活儿。当然，家里的活儿就干不成了。就在当天晚上，我的父母双双煤气中毒，父亲抢救无效，死了！说良心话，尽管我很伤悲，但也没有什么。忠孝不能两全。我的父亲平日也是这样鼓励我干工作的。从我的父母住院到父亲去世，我们的领导没有一个人到医院过问一下！领导的工作忙嘛，我周鲲鹏理解。然而，让我实在难以接受的是，在我的父亲火化前开追悼会的时候，依然没有领导来，而与此同时，我们县里一个领导的父亲因病去世，局里的领导一个不落地全到了！什么建功立业，什么荣光无尚，什么理想抱负，什么神圣使命、法律尊严等等，通通加起来，也抵不过“权势”二字……

萧亚东明白周鲲鹏说的是实话，和卷宗中查证的事实是吻合的。为人子、为人父、为人夫，作为一个刑警的“家属”，作为一个同样与犯罪和丑恶打交道的政法工作者，作为一个同样崇尚法律并把事业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的男人，萧亚东完全能触摸到周



鲧心中的苦与痛。如果纯粹按规定的毒品的数额计算，周鲧至少应该枪毙二十多次，但身为审判长的萧亚东始终说，他有重大立功。在采访的间歇，萧亚东特意安排周鲧和千里迢迢来看他的妻子、哥哥和战友等，全都见了面。

周鲧流着眼泪说，他没有想到法官会判死缓，他已做好了用自己的生命赎罪的准备。被抓后，支持周鲧活下去的，是他贴胸装在身上的，用塑料纸包了四层的，写有“爸爸，我等你回来”字样的自己宝贝女儿的一张照片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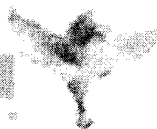
在押周鲧回看守所的时候，萧亚东说：“我也有一个和你的女儿大小差不多的女儿。我依然敬重你的过去，可惜了。你怎么能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哪！？”

也不知怎么的，萧亚东总是身不由己地从周鲧联想到自己的妻子舒琳；从周鲧的女儿联想到自己的女儿璐璐。

晚上，宋金坚持要请萧亚东在国际大酒店撮一顿。她说，此次采访太精彩了，周鲧讲得太精彩了，并在哄笑中坚持着和萧亚东绕胳膊喝了一次交杯酒。这时，不知谁突然冒了一句：“哎！周鲧和李洪志、赵本山，可都是辽宁铁岭老乡啊！”讲述栏目的老刘忙问：“真的？”他的眼睛瞪得老大，尤其是隔着眼镜片儿看，更大更圆更亮。

送走央视和其他大大小小几十家媒体的各路神仙，萧亚东累得像散了架，回到家扑上床就睡过去了，酣声带口水，昏昏然直到老婆揪着耳朵把他从床上提了起来。

“干啥、干啥呀？”萧亚东疼得直叫：“我的耳朵要掉了！”“干啥，你说干啥？”舒琳毫不示弱，又一把将内衣扔到萧亚东的怀里说道：“七点了，璐璐都要上学了！”果然，背着个大书包的女儿璐璐，在卧室门口探着身子，用手指点着自己的小脸蛋冲萧亚东说道：“爸爸，羞、羞、羞！”萧亚东说道：“这有啥羞的？老爸加班太累了，小宝贝儿，上学过马路小心啊！”女儿应了一声就出了门，萧亚东忙穿衣起床，突然想到宋金的手细嫩如无骨，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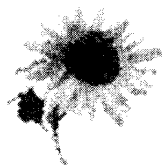


琳的手粗糙如无肉，顿时觉得，时下常说的握住老婆的手，就像左手握右手，真是一点不假。

萧亚东在卫生间洗漱完毕出来，见舒琳正在往斜挎在左侧的枪套里插枪，就打趣道：“已经是刑警支队的大支队了，还是枪不离人，人不离枪，我要是你身上的一把枪多好玩！”舒琳脱口说道：“你难道不是我身上的一把枪吗？”萧亚东立刻莫名地有了冲动，但看了看表，知道已经没有时间了，就略带怨气地说道：“哼，我算什么枪，你想起来的时候就打开机头用两下，也不管有没有子弹，上膛没上膛……”舒琳反唇相讥道：“行了，行了，别手不蹶怨袄袖了，你看看，我们现在都用的是‘七七’枪，自己单手就可以上膛！”“哎！”萧亚东口气一变，很正式地问道：“舒琳，我不是常听你说，你们刑警都爱用‘五四’式手枪吗，怎么现在又喜欢上这小小的‘七七’了？”舒琳接口说道：“是呀，‘五四’射程远，后坐力小，就是太大，携带不方便。‘七七’式威力小了点，可枪身小巧，携带特别方便……”萧亚东得意地笑了：“一会儿嫌大一会儿嫌小的，这当个枪也真不容易，是不是呀？舒琳！”舒琳发觉上当，但时间太紧，无心恋战，边往外边走边说：“你呀，也就是嘴上功夫，今天正好是星期五，晚上我就要看看你到底是‘五四’还是‘七七’！”

每次斗嘴，几乎都是以萧亚东的失败而告终。由于舒琳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，萧亚东毕业于西北政法学院法律系，两人又同属八二级，因此，舒琳每到此时就不无得意地说，西南政法学院就是比西北政法学院的教学质量高，高出一大截。萧亚东尽管不服气，也每每以“好男不跟女斗”来遮羞，但他心里对舒琳还是很佩服的。管她呐，再有本事不还是被自己骗到了被窝里！

舒琳大学毕业时本来和萧亚东一样分配到了中级法院。两个人就是这个时候才认识的。要说，舒琳也是瓜子脸儿丹凤眼儿的，蛮漂亮的，可是，给人的感觉却好像除了豪爽没有了别的，用酸点儿的话说，就是缺乏点温柔。同舒琳一起分配到中院的她的同



班同学林大鹏，就不止一次对萧亚东说过，舒琳这样的女人适合做朋友，但绝对不适合做老婆。萧亚东却不这样看，他认为舒琳挺漂亮的，不就是有点大手大脚大嗓门吗？东北人的特点。就像过去说的东北“三大怪”之一——大姑娘叼个旱烟袋似的，慢慢地不就改了！另外，萧亚东心中有个小秘密。在鲁山县的交口上中学的时候，班里有个女同学叫李岩，父母都是当地部队的穿四个兜衣服的军官，她学习好人漂亮操一口悦耳动听的东北话，比土得掉渣儿的当地话强多了，令嘴上刚刚长出绒毛的萧亚东羡慕不已。一次，学校演京剧样板戏《沙家浜》，萧亚东因为嗓子好，就演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，李岩因为漂亮就演沙奶奶，是一大段对唱，最后唱到“等到那，家家都把红旗挂，再来看望你这革命的老妈妈”时，两人还要亲密握手。在几百双眼睛注视下演完节目，萧亚东的心里就别提了，天天都像揣了只兔子，大老远的瞄见李岩就发蒙。后来李岩随父母的部队转学走了，害得萧亚东像丢了什么东西不舒服了很长时间。从此，萧亚东就暗下决心，将来一定要找一个像李岩的说东北话的姑娘做老婆。这不，舒琳就正好撞在了萧亚东的枪口上。

舒琳后来又是怎么到了公安局呢？说来也有一个故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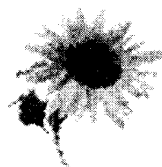
一段时间的热恋之后，两人的关系基本明朗，为了方便，就从共同存储的准备结婚的钱中，拿出一百八十元，买了一辆犹如今天的私家车一样令人惊羡的“凤凰”牌自行车。可在一天傍晚下班时，舒琳上楼的时候忘了给车上锁，等到过了半个小时想起来时，自行车已经丢了。萧亚东要报警，脸色发白的舒琳却摆摆手，然后分析说，这个院里因为有人看大门，还没有丢过自行车，再说，自行车锁没有锁，一般人也不太注意，一定是某人在紧挨着咱们的车子停放自行车时，发现没有上锁，临时起了犯意，顺手牵羊把车子偷走了……后来顺着舒琳的思路一找，别说，和她说的模一样，尽管推走自行车的人说是推错了，但不管怎么说，最后还是把自行车给找回来了。萧亚东当即开玩笑说：“你应该到



公安局去搞侦查破案，当中国的福尔摩斯。”言者无心听者有意，舒琳也没给萧亚东商量，跑去找了公安局局长，坚持调到了公安上。萧亚东劝阻无效，异常生气。萧亚东说道：“刑警与犯罪应属男人和男人之间的事，赌脑袋拼性命，女人应该走开。我可以现在失去你的爱，但不想将来失去你，因为我选择的，是一个能够一生相厮守一起变老的爱人！”舒琳说：“我的人生目标是人生无悔，我可以在面对危险时嘲笑它！”就这样，两人的感情垂直下降，温度一下子到了冰点。当时政法学院的本科生尚属宝贝，到了公安局，局领导要留舒琳在局长办公室，可她死活不干，说要不是为了当刑警破案，她就不会来，最后，只好把她放在了刑警队。

果如萧亚东所说，舒琳天生就是干刑警的料，到公安上培训后上班的第三个月，她就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。

一天中午，一名歹徒身绑炸药包，闯入一家幼儿园，挟持了五十多名儿童作人质，索要二百万元钱，轰动全市。在公安武警的重重包围中，几级领导上前谈判，没有任何效果，无奈，经过周密部署，舒琳乔扮医生，身穿白大褂，以给两个患病的孩子看病的名义，接近这名歹徒，果断将其击毙，立下奇功。当晚，待看望祝贺的人一一离去，舒琳二话没说，打的就跑到了萧亚东的宿舍。当时，萧亚东已经睡下，舒琳什么也不说，锁门关灯抽出枪往旁边一放，三下五除二把自己脱了个精光，掀开萧亚东身上的被子就钻了进去。萧亚东惊喜交集，不知所措，只是机械地迎了上去。舒琳呼气急促地说：“今生无悔，面对随时都可能爆炸，把自己炸得粉身碎骨的危险时，我嘲笑的竟然是我舒琳自己！我后悔了，悔没有听你的话，悔几次要我我没有把自己给你，亚东，我的爱人，你把心给了我，我要把我的一切都给你……”萧亚东的下面一下子就膨胀了起来，他忽地翻身就把舒琳压在了下面，本能地就往舒琳的下面用力……也许舒琳是有备而来，早已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，嘴里只是气喘吁吁不停地叫着：“快、快、



快给我，给我……”萧亚东亦气喘吁吁，头上流汗，任凭怎么用力就是进不去，努力了多次，才猛地想起，妈的，自己平日不穿就睡不着觉的又薄又大的裤衩还没有脱，一时间，他竟然又想起了在和舒琳热恋的时候，他想要，舒琳说什么也不给，哄骗了半天，舒琳就允许他隔着内裤顶了一阵，使萧亚东的下面干疼了半个多月，几乎走不成路……萧亚东把上身压在舒琳丰满而又“咚咚”跳个不停地胸部，腾出一只手，拽掉裤衩，这才得手。舒琳顿时感到像有什么坚硬无比的东西，通过自己的下面，一下子捅到了自己的心上，痛彻全身，她再也没有力气喊了，紧咬着下唇，任凭萧亚东在自己的身上和体内，兴风作浪……

本来，公检法就像一幢大楼里只是门牌号不同的房间，总是通着气。舒琳一枪成名，众人关注，加上单身宿舍的铁床质量太一般，吱吱乱响，当天晚上萧亚东弄的动静太大，时间又太长，积攒了二十多年的劲儿，一泻千里，毫无保留，所以，第二天上午，他们被窝里的事儿，公安局、检察院和中院就人人皆知了。有人还把一首老歌用在了舒琳的身上，歌词是“（白天）撂倒一个，（晚上）俘虏一个，缴获了（萧亚东）一支‘三八’枪”。这一话题被人们津津乐道达数日之久。公安局的马局长是个身高达一米九的河南人，在局里说一不二，听到这首歌新填的歌词后，当即在公安局的常委会上拍板，重奖给了舒琳一套当时好多中层干部都梦寐以求的三居室的房子。第十天，在马局长和中院任院长的主持下，萧亚东和舒琳就在新房里举行了隆重异常的婚礼。

二

萧亚东匆匆吃过饭刷了碗来到班上，迟到了一刻钟，刚进门，庭里的内勤黄娜娜就脚跟脚进来了。黄娜娜说道：“庭长，庭长，快点吧，政治部要检查学习笔记，庭里的都收齐了，就差你！”“哎呀，光顾忙电视台的事儿，学习笔记忘记了！”萧亚东一拍脑



袋说道。黄娜娜说道：“真是形式主义，就是政治部的人闲着没事儿，月月检查学习笔记，要不是怕扣奖金，我早就不写了！”萧亚东边找学习笔记边说道：“哎，小黄，你这话可不对，咱们刚刚判的周鲲鹏不是说，他从全国公安缉毒英模沦为毒贩，其中的原因之一不就是放松了政治学习吗？哎，笔记找到了，不要紧，你看，我就差最后的一篇学习心得了。”黄娜娜说道：“好好好，政治学习确实重要，我落后，要不怎么你当庭长我当内勤哪？快写吧！”萧亚东用手指了指黄娜娜说道：“你这个丫头的嘴呀，像咱们证物室的凶器，锋利无比，刀刀见血，看你将来咋嫁人！”黄娜娜用鼻孔哼了一下说道：“我就从来没有想过嫁人，生孩子影响身材，养孩子劳心费神，有钱自己花多好。我可不想学你，当年经不住人家刑警队长的诱惑，一失足千古恨……”萧亚东佯装生气“啪”地一拍桌子，说道：“黄娜娜，你也太没大没小啦！我禁不住什么诱惑了？那时候你还得叫我法官叔叔哪，知道不？”黄娜娜说道：“好像这事儿谁不知道似的，你自己的话里不是也承认了！”然后作了个鬼脸出去了。

咬牙瞪着黄娜娜若无其事地关上了门，萧亚东这才放下了脸。没有办法，庭里的人无论老少，都爱跟他开玩笑。黄娜娜的哥哥黄磊磊是主管政法的副市长，和萧亚东是大学四年同班同宿舍上下铺的同学，关系铁得很。由于黄娜娜自小就爱和哥哥没大没小地开玩笑，久而久之，就和萧亚东也开上了玩笑。其实，在黄娜娜的心目中，萧亚东也和自己的亲哥哥差不多，这是黄磊磊给萧亚东透露的有关妹妹的小秘密。

当天下午，庭里有三个合议庭要合议案子，难得自己手里没有案件，萧亚东就全部参加了。没有想到，有一个强奸案公安上的证据多少有点欠缺，开庭时被告的律师又紧咬住不放，合议来合议去，下班时间都过了近两个小时，才有了处理意见，气得审判长周旋大发脾气：“都他妈什么年头了，还犯这么低级的强奸罪，花俩钱不全解决问题了……”萧亚东“当当当”地敲了敲桌



回到家中，舒琳还没有回来，璐璐正在练钢琴，萧亚东上前抚摸抚摸了女儿的秀发，颇感内疚地说道：“璐璐，饿了吧，爸爸马上做饭，一会儿就好！”璐璐说道：“爸爸，我、我已经吃过了。”萧亚东问道：“是不是又在你杜奶奶家吃的？”璐璐停下琴声说道：“是、是的。”萧亚东立刻说道：“璐璐，过去你小，可以，可现在已经十二岁了，怎么还好意思到杜爷爷杜奶奶家吃饭？”璐